

守護 親情溫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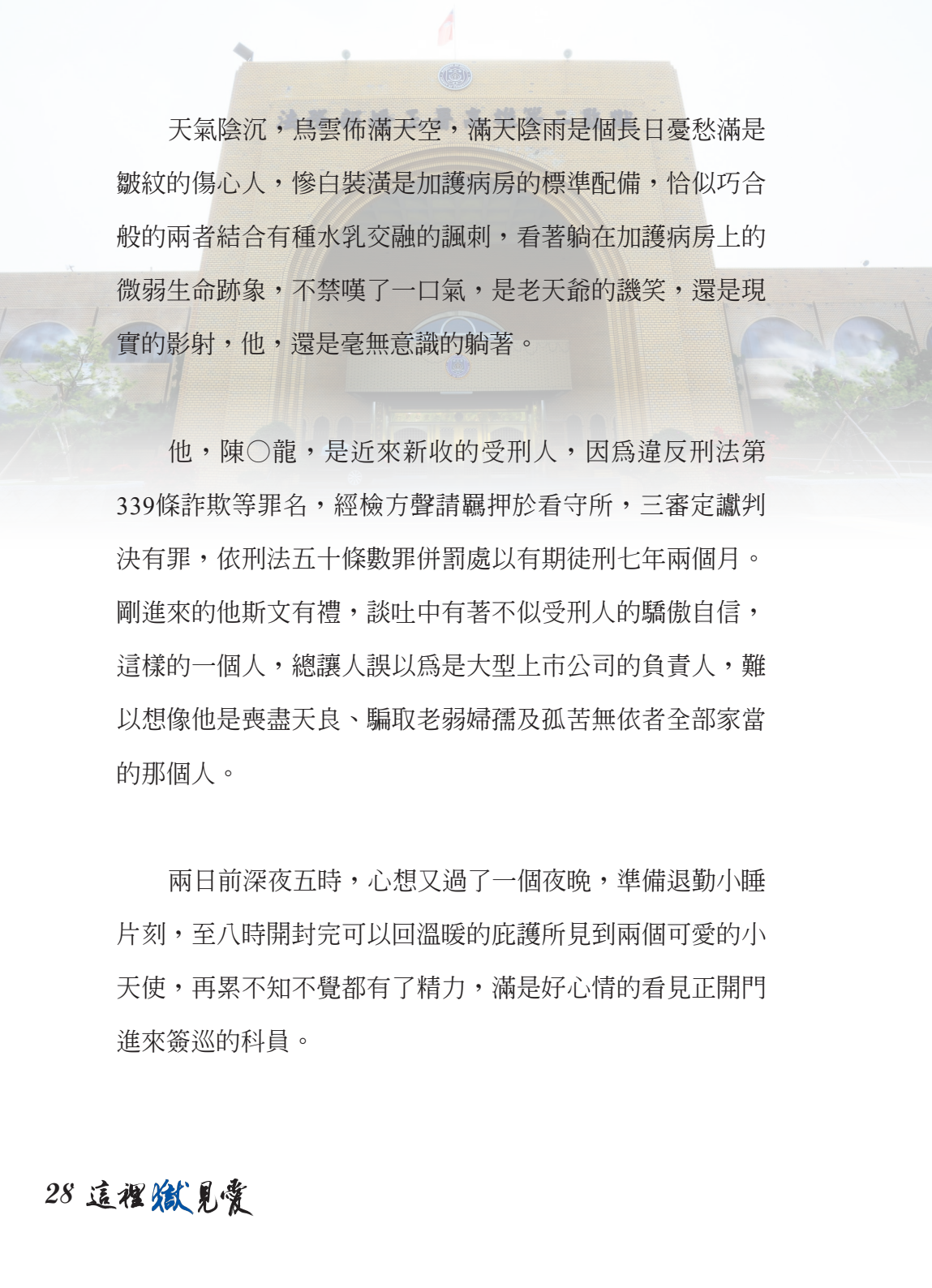
母親的一句話

作者：高雄第二監獄 李建儒

「Education commences at the mother's knee, and every word spoken within the hearsay of children tends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HoseaBallou：「教育始於母親膝下，孩童耳聽一言一語，均影響其性格的形成。」

近年來兩次四川大地震，總是見到令人感傷卻又感動的相同點，感傷的是同樣有偉大的母親為保護子女犧牲自己以肉身保護子女；感動的是那令人泣淚的純粹母愛。在這母親節將近的一刻，在我腦海中卻只浮現一個故事…



天氣陰沉，烏雲佈滿天空，滿天陰雨是個長日憂愁滿是皺紋的傷心人，慘白裝潢是加護病房的標準配備，恰似巧合般的兩者結合有種水乳交融的諷刺，看著躺在加護病房上的微弱生命跡象，不禁嘆了一口氣，是老天爺的譏笑，還是現實的影射，他，還是毫無意識的躺著。

他，陳○龍，是近來新收的受刑人，因為違反刑法第339條詐欺等罪名，經檢方聲請羈押於看守所，三審定讞判決有罪，依刑法五十條數罪併罰處以有期徒刑七年兩個月。剛進來的他斯文有禮，談吐中有著不似受刑人的驕傲自信，這樣的一個人，總讓人誤以為是大型上市公司的負責人，難以想像他是喪盡天良、騙取老弱婦孺及孤苦無依者全部家當的那個人。

兩日前深夜五時，心想又過了一個夜晚，準備退勤小睡片刻，至八時開封完可以回溫暖的庇護所見到兩個可愛的小天使，再累不知不覺都有了精力，滿是好心情的看見正開門進來簽巡的科員。

「科員好，再過一下就可以順利下班休息啦。」

「你這個是提早想起來放嗎？等等所有正班要留下來加班，移監38人。」

「……………」

就是這樣的時機見到陳○龍，看著他令人驚異的安靜沉穩，再連結那所犯之罪，心中浮現了一股濃郁的熱度，想替那些被他騙光所有老本的受害者討回公道，但是剎那間，想到自己不是什麼檢察官，這等正義的事情輪不到我等微小公僕去做，胡思亂想的想著想著，過於疲憊又彷彿行屍走肉的下意識完成了新收加班勤務，什麼龍的都拋在腦後。

兩天休勤快過了，晚上八點左右，接到通知明天勤務點乃加護病房戒護勤務，直接去市立醫院加護病房即可。不自主的微嘆了一口氣，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薰陶下，對於加護病房總有一絲彷彿停屍間的避畏，心中雖有一些微言，但因為職責所在不得不去。隔早到加護病房例行作業的交接完畢，靜下來後驚覺，這不是大前天新收的那個詐欺犯陳○龍嗎？怎麼剛新收進來就心血管疾病送來加護病房！「無常」

這個字浮現在腦海中，等會休息應該打電話回鄉下老家問候一下阿母。

半夜三點鐘，戒護著仍意識昏迷的陳○龍，想著明天退勤後該如何安排節目，又該如何編理由說服家中女主人之際，剎那間一絲微弱的聲音嚇著了我，轉頭一看原來是意識昏迷的那個人醒了過來，用結巴語調說話。

「主管……」

「什麼事？」面帶驚訝的我回答。

「主管…你還記得你阿母嗎？」



◎ 你還記得阿母的臉嗎？是甚麼時候爬滿了皺紋？

「你問這個要做什麼？專心休養身體，其他不要去亂想太多。」

「我阿母在我小時候就走了，走沒幾天阿爸帶著一個野女人回來，叫我稱呼她媽媽，我心裡想，阿母才走不到幾天，屍骨未寒你就馬上帶了一個女人回家，一時間我當然氣不過，就帶著所有零用錢從鄉下跑到台北，之後就從來沒有回去過，直到兩年前收到阿爸去世的消息，我才突然想起阿母，卻記不起來她長的什麼樣子……」

「哎呀！你別想太多了，那個不是你的錯……」

「主管，你知道嗎？我記不起阿母的臉，有件事卻一直盤旋在腦中揮之不去。」

「是什麼…」好奇的我問著。

「我念小學的時候，義務教育還沒有到九年，進初中還要通過聯考成績才行，那個鄉下地方，很多老師自己私下都會偷開補習班，要求班上的學生必須要補習，那時候家裡很窮，阿爸常不見身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鬼混，家中只有靠著阿母幫人家帶小孩並拿些簡易代工回家作，靠著那點微薄薪水，勉強支撐著一家四口的生計開銷。」

「在那種家庭裡面，哪裡付的起補習費，我沒有參加老師開的補習班，在班上，我的成績不錯又沒有去補習，好像是拂了老師一巴掌，而他也因此把我視為他的眼中釘。」

「有一次模擬考，我後面的同學偷看我的答案，老師改的時候發現到兩張考卷一模一樣的答案，把我們兩個叫了過去問」

「你為什麼作弊？」老師一臉陰沉的說。

「我沒有阿，是後面的那個同學偷看我的答案。」

「你唸什麼書阿你！」他吞人般恐怖的大叫：「你仗著你成績好就可以說謊話嗎？明明就是你答應給人抄，剛剛那個同學已經跟我說。」

「我沒有啊！」

「為什麼他有參加補習你就相信他，我沒有參加你就不相信我。」

「還狡辯。」老師一面大叫一面狠狠的用力鞭打，一共打了28下，直到全班同學都露出恐懼萬分的神情，他才停下了手，並令我罰站一整天。

「回到家裡，我心裡憤慨的跟阿母說學校老師誣賴我，心裡滿是期待的希望她能夠站在我那一方，哪知道，阿母聽到之後狠狠又打了我一頓，說著聽老師的話就對了，哪來說那麼多，老師打你都是爲了你好…」

「在那個時候，我眼眶沒有一滴眼淚，心中卻是佈滿濃濃的恨意，然而在鄉下，大家都是很早就睡了，被打的我更是疲憊的入眠，不知在哪個時間，聽到走進房間的腳步聲，我睡眼惺忪的看著阿母坐在我床頭，感受著她粗糙的雙手撫摸我的臉，一滴一滴的眼淚滑落下來，一滴一滴的融化到我的心中，我心頭湧起一股莫名萬分的熱度，但卻只能裝睡不敢出聲。過了許久，阿母好似自言自語的說……」

「你要忍耐，你要勇敢，你要有勇氣面對這一切的不公平！……你阿公阿嬤、你阿母阿爸都是不會讀書的憨人，只能是一輩子的土牛，你不同，你會念書，你要打拚……」

說完這段話的陳○龍沉默許久，他說著說著眼眶中彷彿出現了霧氣，接下來他又說，在那件事後沒多久他母親就去世了，這樣異常的沉寂之中，沒有感到任何一些許的尷尬，卻也沒有任何對話，直到我退勤前，他才突然冒出一句：

「我想，我應該對不起我阿母。」

這是陳○龍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也是這輩子的最後一句話，因為過沒幾天，他就因為急性病變宣告不治，這故事一直在我腦中出現，直到我告訴老婆這個對話，她聽到後沉默了一下，說：「我們請假幾天到鄉下陪陪老人家吧！」回到了鄉下老家，看著那個我從小住到大的熟悉房子，看著兩個小孩與阿母嬉鬧，也看著阿母佈滿皺紋歡喜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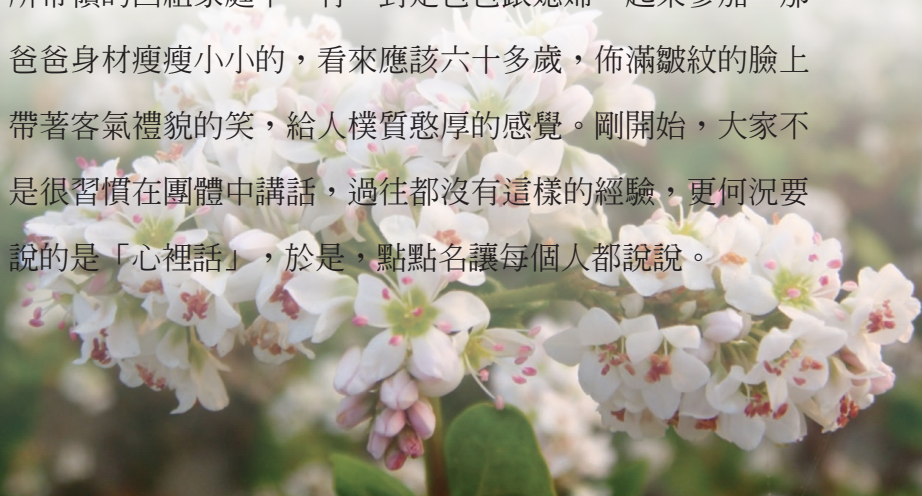
等 待

作者：新店戒治所 江蕙娟

有時候成長是一件非常沉默的事，就像冰箱裡的那些風信子球莖一樣。有時候我們甚至不知道事情正在發生，可是那並不代表那些事情是沒有意義的。只要給他時間，就相信心中所期盼的會有成真的一天，相信總會等到希望的結果，對家人的信心陪他們度過了春夏秋冬，而多少人又在等待中白了頭……

下著大雨的中午，撐著傘走出大門，迎面走來一位媽媽，一手提著袋子，一手擋著雨，看來是從家中備妥了菜餚來接見的，距離接見還有一小時呢。正想上前去問是否需要雨傘，對方已怯生生地開口：「小姐，這裡面可以休息嗎？」請她進去大門，告知主管要躲雨等待接見，離開時心裡默默地想，「等待，究竟花了她多久時間？而日後，她還要花多少時間在等待上？」想起，在一次順流返家工作坊的場合，一位父親說的話。

還記得，那次團體設計的主題是，「我想對你說…」及「我想為你做…」，是希望在同一團體中的同學及家屬可以透過活動進行說出對彼此心意及期望。來參加工作坊的家屬以女性居多，常見的是同學的媽媽或妻子，不然就是姊妹或女兒，男性家屬在這樣的場合相對是較少見的。不過在那次所帶領的四組家庭中，有一對是爸爸跟媳婦一起來參加，那爸爸身材瘦瘦小小的，看來應該六十多歲，佈滿皺紋的臉上帶著客氣禮貌的笑，給人樸實憨厚的感覺。剛開始，大家不是很習慣在團體中講話，過往都沒有這樣的經驗，更何況要說的是「心裡話」，於是，點點名讓每個人都說說。





◎ 家人的等待……相信自己的孩子會有改變的一天。

一開始問到爸爸時，爸爸也是搖搖手、靦腆地說，「問我媳婦就好啊，我慫慢講話。」跳過，先問其他人，問著問著又回來了，也許是因

為聽到別人的分享有了共鳴，也許是爸爸願意嘗試了，爸爸開了口說：「我這個仔，他一直都做得很好，是遇到藥仔，我想要跟他講，我相信你有一天一定會回頭，我相信你，我會等你。」看著爸爸帶著笑說，堅定地眼神看著兒子，我想，微紅的眼眶跟略顯發抖哽咽的語音，洩漏了另一種訊息。一樣紅著眼回看著父親的兒子，在旁偷偷拭淚的媳婦，同組的其他同學及家屬也安靜地注視著，有另一位媽媽也在一旁默默拭淚，這樣的畫面，險險讓自己無法開口繼續下去。平息一下情緒，邀請兒子及其他家屬的回應後又繼續進行團體，直到結束前，爸爸回到了最初的沉默，沒再多說些甚麼。

覺得那父親的話中透露了，家人的等待，是抱持著多大的期盼，是多麼需要勇氣去相信，相信心中所期盼的會有成真的一天，相信自己的孩子會有改變的一天，相信一次又一次的等待可以換來「浪子回頭金不換」。只是，『等待，要多久時間呢？』想起曾在一本講述與特殊孩子相處故事的書中，有一段提及關於等待的隱喻，一個學習識字障礙的小女孩，因為自己一再反覆的學習卻總是忘記，感到挫折難受時，她的老師提醒了她，就像是在種植風信子的過程裡一樣，他們把球莖放在冰箱好幾個月，在外表看來沒有改變的情形下，球莖生了根，後來還開了花，『有時候成長是一件非常沉默的事，就像冰箱裡的那些球莖一樣。有時候我們甚至不知道事情正在發生，可是那並不代表那些事情是沒有意義的。』

這就像在晤談室裡，年過半百的大銘提到，自小成長在優渥的環境裡，父親是地方仕紳，做人隨和樂於助人，老好人一個，母親不識字但持家教子，國中時期跟朋友鬧了事，被帶到警察局，問到父親的名字，「老師，我跟你講，我講我爸爸的名，那警察說：『你不要胡亂講，他做人那麼好，

你哪會是他的兒子？』」看他講的很是驕傲，接著問：「後來呢？」「我爸爸就來警察局，來接我回去，那個警察就搖頭，叫我回去要乖。」說到這裡臉上出現了不好意思的表情，可是回去後，朋友一找、個性愛玩，反正不管甚麼理由，又是跟著朋友四處「浪溜漣」，後來接觸到了賭場，一個晚上可以賺好幾萬，「老師，那是二、三十年前，一個暗暝就幾十萬到手，錢多好賺的，你敢知？」臉上出現的是得意表情，微笑著點點頭作為回應。接下來的發展，就來到了人生另一篇章，在朋友介紹下接觸了海洛因，



◎上圖櫻花生長於新店戒治所行政大樓與戒護大樓間，山櫻花是台灣原生種植物，屬於落葉喬木，春天到來之後先開花，葉子要等到花期快結束了才長出來。單葉互生，長橢圓形或卵狀橢圓形，葉子具有重鋸齒緣，葉柄基部有撕裂狀托葉，花單生或數朵簇生，花常3至5朵成一簇，每朵花都輕柔的向下垂放。花落後，可見到顏色鮮紅的果實，在短短的數週之內，爆出滿樹燦爛的緋紅花朵，繁花即將落盡之前，則冒出點點嫩綠的新葉，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風姿。（新店戒治所提供）



◎ 改變，需要時間，只是每個人有自己需要的時間。

「有錢你才吃得起，有時，你有錢要吃還沒辦法吃」，敘述當時對海洛因流行的情景，及存在對吃藥所賦予的意義，一種身分地位的象徵；不過，好景不常，邊弄賭場邊用藥的日子不長久，就開始進出監所，隨著一趟一趟的進出，感覺自己漸漸地也有所改變了，從一開始的年輕無所謂，出來依然故我，到開始思考自己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我是從年輕關到老，我父母是看我看到老。」

在關的日子開始念經、抄佛書，大銘說這是可以讓自已心情比較平靜的方法，也是想透過信仰、迴向功德，認為這是自己在關的時候可以為父母做的，也只能這樣做。「老師，我也是有想要改變，自己年紀也有了，家裡的經濟狀況也不像從前，尤其是父母年紀也大了，若自己沒改變，這次出去又再進來，我看，我是沒甚麼機會可以孝順了。」接下來的晤談裡，接續的談了關於自己一再失敗的挫折及無力，審視自己過往用藥的過程，對周遭朋友的取捨及對自己改變的信心，還有更重要的是，一直存在心中對父母長期以來的牽掛及愧疚，想要盡孝的心。

大銘出所後的日子，在他主動幾次聯絡回所晤談中知道，大銘陸續經歷了出所後不久父親健康情形惡化、在一旁照顧陪伴到簽下放棄急救書，到辦理完成喪事的過程，其實心裡存有很深的罪惡，「我是不是不該簽放棄急救書？」，之後一年多仍是待在家中陪伴母親，可是一直沒有甚麼好工作，雖然自己生活經濟沒有問題，「但我是不是要甘於這樣的生活？甚麼才是重要？」最後一次，大銘出所後兩周年

時，表示自己對現在規律的生活感到踏實，跟著他回顧著這兩年的變化，整理到目前為止的努力，談著談著，大銘看著手錶說，「我差不多要回去了，我有跟媽媽說我會回去吃飯。」這已經是發生在一年前的舊事了，對大銘的記憶停留在最後他所說的這句話。

在監所工作邁入了第十一年終，即將要開展第十二年的現在，接觸了不下上千個同學，或許，有人會問，這上千人中有幾個大銘？甚至，可能也會有人說，這大銘大概也都在用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沒效嘛，過幾年還不是又用又回來關，這樣做哪有甚麼意義？如此的質疑跟挑戰，在這十一年來的工作過程中其實也從沒少過，有時來自上級，有時來自同僚，甚至有時來自同學，每每面對這樣的問題，我沒有確實的答案，因為我回答不了數字有幾人，我也無法為別

人的人生負起責任，我只好總是回應：「這需要時間，只是，每個人有自己需要的時間。」



寶貝，妳忘了說再見

作者：高雄第二監獄 王雅慧

托爾斯泰寫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話：「幸福的家庭大抵相似，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故事。」生命中輕與重的存在命題，好似兩條互為跳動的平行光譜，然孰輕孰重？圍牆內總有不同的故事，同樣令人模稜兩難、反覆辨證。





小玉終究抗拒不了心癮，再次因為施用安非他命，被裁定執行觀察勒戒處分；另外因為偷竊，遭判處徒刑10個月，尚未發監執行。這是她第二次進勒戒所，不同的是，她帶著孩子—阿妹仔2歲多，蓄著小男生般的短髮。辦理新收入所的主管見阿妹仔一身粉紅夏衣：「妳帶進來的東西只有這些嗎？妹妹幾歲？」「我女兒已經不喝奶，也不用尿布了。」小玉入所時仍處於戒斷症候群，精神狀態呆滯消沈，主管擔心小玉無法妥適照顧孩子，特別將小玉母女收住與入所較久的收容人同房，並叮囑大家要互相幫忙。

時序縱值春末夏初，舍房長廊卻也已提前嗅到盛夏的熱氣，「還好不是七、八月，要不妹妹鐵定長疹子，上次一個小男生，才1歲，白皙幼嫩的皮膚抓成一塊一塊的，還破皮流血，看了真捨不得！」同房的雜役小萍和夜間值班的主管隔著鐵窗聊著，「我看她媽媽還會昏睡，妳們多幫忙，妹妹看起來很乖巧，都沒有哭鬧……她晚餐後來有吃嗎？」「吃不多啦！她媽媽昏沈中，我們也不能強迫她，哎！有奶她就會喝了啦！那有才2歲就不喝奶的！」阿妹仔圓潤無辜的雙眼環顧著四周，靜靜地依在母親的身旁，小玉有時鬆開眼睛

看一下女兒，便又昏昏睡去。翌日，科員例行性地詢問小玉，有無親屬可以幫忙照顧小孩，畢竟監所的環境不利幼兒成長，小玉仍有倦態：「我先生也在屏東



◎ 攜子入監的女性受刑人背後總有辛酸的故事。

關，我還有兩個兒子，一個10歲、一個9歲，只有我70多歲的公公在照顧；因為阿妹仔還太小，我公公身體健康已經很差，實在沒有辦法再照顧妹仔。我不知道怎麼辦，只好帶她進來。」「所以也沒有人會來接見？有想過安置嗎？妳自己都還在『啼藥』！怎麼照顧小孩？勒戒完還要接10個月的竊盜罪，對嗎？」小玉沈默地點點頭，抱著女兒流下了眼淚。

「安置嗎？那我要怎麼再把女兒接回來？他們會不會不讓我帶女兒？」科員將衛生紙遞給小玉，另手伸進抽屜裡，把早上從家裡帶來的小玩具拿給阿妹仔，阿妹仔看了看媽媽，媽媽點點頭，阿妹仔接下玩具，「我會請本監的調查員和妳談，通常社工會評估妳出獄後的情況決定，不會不讓妳帶女兒的啦！除非妳出獄後又跑去用藥！」「我不會了啦！」小



玉淚水撲溯而下，「媽媽一」阿妹仔清亮的眸子不解母親的淚水，只把玩具輕輕地放回科員的桌上。

◎ 調查員瞭解個案資料後，建議將小玉暫置寄養家庭。

調查員瞭解小玉的個案資料後，建議小玉暫時

將女兒安置寄養家庭，「我也有孩子，我很瞭解妳的心情，不過，監獄雖然可以收容小孩至3歲，可是兒童3歲前的成長環境，影響的是她一生的人格發展。寄養家庭不好找，如果妳有意願，我會拜託社工多多協助，另外看看妳的條件適不適合其他社會補助或救助。無論如何，我們都會尊重母親的決定，不會勉強妳。」小玉明白自己仍處於戒斷狀態，根本力不從心，連自己都照顧不好了，如何在禁閉的環境下照顧女兒？「對了！阿妹仔昨晚有吃飯嗎？」小玉暗忖，突然覺得頭痛、腹痛，連肌肉也在疼痛，「調查員，我不大舒服，可以看醫生嗎？」「嗯！不過妳這種情形在戒斷後2至3天會發作到高峰，有時會持續一星期左右。待會兒就有監內門診。」小玉此刻臉上已分不清淚水還是汗水。

是日深夜，同房收容人皆已熟睡，「媽媽—，我要尿尿，媽媽—」阿妹仔微弱的聲音劃破了寂靜，「喂！妳女兒要尿尿，妳起不起來啊！我們還要不要睡啊！」值班主管聞聲前來查看：「9072，妳女兒要上廁所，妳聽到了嗎？」小玉傍晚吃了精神科用藥後，睡眠狀態已較昨晚平穩，此時卻被女兒吵醒，加上同房的責怪，伸手打了一下女兒的背：「妳自己去啊！」同房收容人幾乎都醒了，雜役小萍此時起身：「阿妹仔，阿姨帶妳去好不好？」阿妹仔搖搖頭，拗著不動，竟「哇」的一聲哭了，小玉只好起身拖住女兒的手往廁所裡去：「快點！」主管刻意壓低音量：「9072，小聲一點，妳要讓她哭不停嗎？」折騰了十幾分鐘。阿妹仔小臉蛋還噙著淚水，隱隱啜泣地躺在母親身邊，逐漸睡去。隔日上午，小玉表示有意願將女兒安置，調查員隨即聯絡社工轉介，當天下午，調查員告訴小玉，社工會先來個別晤談：「等過幾天妳比較清醒了，再一起討論細節，既然決定了，



◎ 社工晤談評估對小玉安置方式



◎ 監所封閉的環境實在不利孩子成長學習。
若非不得已，誰想帶孩子入監服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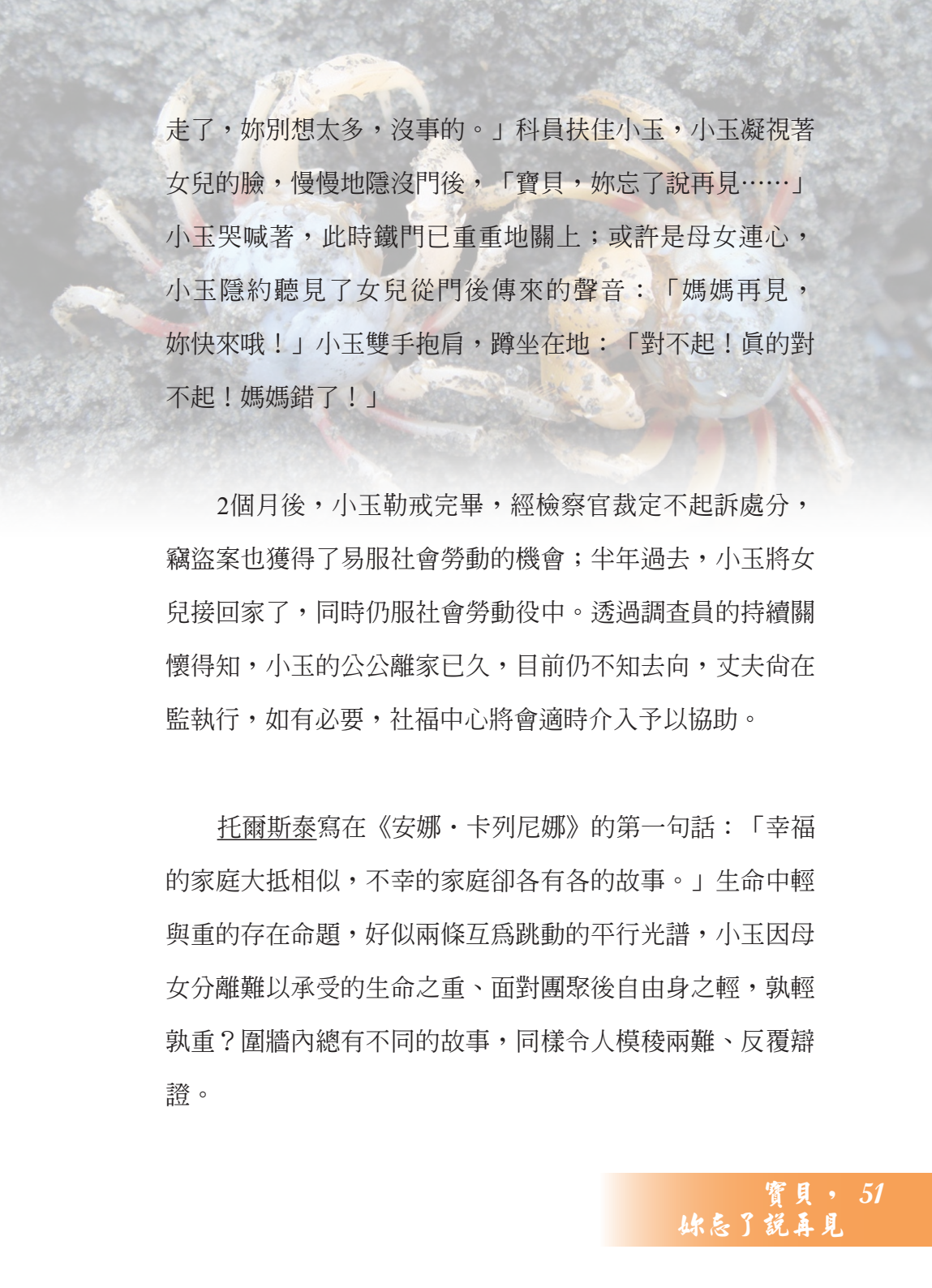
就要好好跟女兒談，昨晚的事，科員告訴我了，即便妳有時會有暴怒的衝動，也要儘量克制，大家都很幫忙，不是嗎？妳也要加油！」小玉愧疚地望向女兒，驚覺到入所才三天，女兒好像瘦了，娟秀的臉龐少了天真童稚的笑，卻多了惶恐與不安，而這三天，自己終日渾沌、不知所以……主管對小玉說：「阿妹仔真的很乖，等妳精神好一點，要好好跟她說。」小玉雙手仍時而不受控制地顫抖，她試圖鎮定地將阿妹擁在懷裡，阿妹仔望著母親佈滿血絲的眼睛，斷斷續續地問：「媽媽，什麼時候可以回家？…爸爸去哪裡了？…哥哥和阿公呢？…他們會來找我嗎？」回到舍房後，小玉對女兒說：「阿妹仔，媽媽生病了，暫時沒有辦法照顧妳，媽媽有

拜託一個很好的阿姨幫媽媽先照顧妳，等媽媽病好了，就會去帶妳回家了。妳要聽話，好不好？」

接連幾天，小玉較為清醒，但仍呈現倦態及情緒低落的情況，偶而也合併混亂焦慮、嗜睡狂吃等症狀。所內主管時常趁著小玉精神較好時，提醒小玉記得對女兒心理建設，希望能盡量減少屆時對孩子造成的分離創傷；阿妹仔有時會皺著眉頭回答「不要！」，有時又似懂非懂地說「那妳要快點來帶我哦！」看在旁人眼裡，特別是許多為人母者，就像一把利刃，紮紮實實地往心裡刺去……。一週後，調查員對小玉說，社工找到合適的寄養媽媽了。

這一天，阿妹仔穿上初入所時的粉紅色衣裳，頭髮也長了些，調查員對小玉說：「我查過了，妳的情況可以聲請易服社會勞動，妳可以跟檢察官說明妳的情況，如果有需要，社工也會協助向檢察官說明，也許妳的竊盜案就不必發監執行了。」小玉緊抱著女兒，感激地點點頭，同行的社工問：「妳還好嗎？車子在門口等著，妳不用擔心，我會寫信給妳，讓妳知道孩子的狀況，放心吧！」「阿妹仔很害羞、

膽子很小，拜託妳們了。」小玉把女兒遞給社工抱，「媽媽，我不要。」阿妹仔的眼淚奪眶而出，開始放聲大哭，小玉趕緊抱住女兒：「妹仔，媽媽跟妳說過了，等媽媽病好了，可以照顧妳了，媽媽會趕快去接妳回家，是不是？妳好乖，阿姨會帶妳去買糖果，去公園玩溜滑梯，好不好？妳乖，給阿姨抱。」阿妹仔響亮的哭聲拉扯著每個人的心，小玉擦去淚水，再次把女兒遞給社工，社工一把將阿妹仔抱住：「阿妹仔乖，妳還記得阿姨嗎？阿姨上次有帶熊熊餅乾給妳喔！等一下我們坐車車，車上還有熊熊餅乾，阿姨全部給妳，好不好？媽媽已經說了，病好了，就來接妳了呀！」小玉握著妹仔的手，把科員送的玩具遞給妹仔：「想媽媽的時候，就對著它說話，媽媽會聽到的。」母女倆的哭泣聲，迴盪縈繞整個勒戒所，行經的主管與收容人也都濕了眼眶，頻頻拭淚，卻也不忍卒睹，「72，別哭了，妳這樣妹仔會哭不停，會愈離不開妳的；待會兒我們走出這個門，會再好好跟妹仔說，妳別哭了……妳再這樣放不開手，孩子的分離創傷會留下陰影的。」調查員勸慰小玉放開手，小玉視線始終沒有離開女兒，她聽了調查員的話，收住眼淚，緩緩地將女兒的手挪開。「媽媽…媽媽…」社工移身轉向門口：「我們



走了，妳別想太多，沒事的。」科員扶住小玉，小玉凝視著女兒的臉，慢慢地隱沒門後，「寶貝，妳忘了說再見……」小玉哭喊著，此時鐵門已重重地關上；或許是母女連心，小玉隱約聽見了女兒從門後傳來的聲音：「媽媽再見，妳快來哦！」小玉雙手抱肩，蹲坐在地：「對不起！真的對不起！媽媽錯了！」

2個月後，小玉勒戒完畢，經檢察官裁定不起訴處分，竊盜案也獲得了易服社會勞動的機會；半年過去，小玉將女兒接回家了，同時仍服社會勞動役中。透過調查員的持續關懷得知，小玉的公公離家已久，目前仍不知去向，丈夫尚在監執行，如有必要，社福中心將會適時介入予以協助。

托爾斯泰寫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話：「幸福的家庭大抵相似，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故事。」生命中輕與重的存在命題，好似兩條互為跳動的平行光譜，小玉因母女分離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面對團聚後自由身之輕，孰輕孰重？圍牆內總有不同的故事，同樣令人模稜兩難、反覆辯證。